

□钟倩

10月21日,2024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揭晓时,我刚读完80后作家魏思考的《酒》。这个奖项是对年轻作家的奖勉。近年来我先后读过林棹的《潮汐图》、杨知寒的《一团坚冰》、陈春成的《夜晚的潜水艇》等,他们丰沛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给予我诸多启发。魏思考凭借长篇小说《土广寸木》获得理想国首奖,他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入木三分,弥漫平淡之中的深邃,烟火之外的悲悯。特别是“在农村的变化中反省其中的不变”,难能可贵。他在创作谈中交代道:“过去的记忆变得模糊,一个人的消亡,带走的不仅是一段记忆,是整个村庄关系链条上的缺失。”溯源而上,每个人都是农耕文明上下游里的重要一环,哪怕推土机作响,村庄渐渐远去,我们的灵魂根柢依然不变。所有的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传,这样说来,他笔下的村庄也是“大多数人”的,他为“小人物”立传,也是我们自身的精神镜像。

生活是虚构的,乡村是真实的;乡村是虚构的,人物是真实的。这是我读完魏思考最新中篇小说《酒》后的切身感受。小说《酒》,俨然是乡村人文肌理的一个“切片”。在辛留村的小宇宙里,酒是情感的发酵物、关系的催化剂、人性的解锁器。标题即点睛小说文眼——一群失意的乡村年轻人,因酒相聚,饮酒畅怀,又以酒纵情,回忆过往,打开一扇精神视窗。鲁迅先生作品里经常写到酒,他在《哀范君三章》里写道:“把酒论当世,先生小酒人。”怀念与范爱农喝酒的时光,往深层次说则是范爱农精神的一种表征。魏思考也是如此,以“酒”的醇厚解锁真实的乡村人物生存图鉴,他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处于边缘化的小人物的隐秘情感与精神呐喊。落笔依然是他熟悉的辛留村,五个青年凑份子于王强家开设固定酒局,各自诉说烦恼与苦闷,释放压力与心绪,喝酒的同时被酒“澄澈”与塑造,饱满而立体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。光棍王强在邻村企业当会计,说话结巴,相亲无数,心灰意冷,母亲老范是个神婆,热衷给人做法事却帮不了自己的儿子;已婚男卫东是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,离家出走,却在外面与彭莉同居,尝试过不同营生,最终回到村里,在镇上卖锅饼养家;赵兵虽然结婚生子,但同样过得一地鸡毛,儿子沉迷网络,妻子胡珊出轨,老高死了后又跟着老马跑长途;在城区送外卖的陈华宁,饱尝原生家庭之痛,父亲半身不遂,母亲闹着离婚,他拼命赚钱只为母亲要在城里买房。

最后要说光棍李宝,两个姐姐远嫁,父亲患有帕金森病,单身的他依然嗜老。酒局就是为他“刚过头七的父亲”李元信而来,这无疑为小说叙事涂上了悲伤和严肃的色调。然而,酒杯一端,话匣子顺势打开了,心灵也豁然摊开了,细密的现实主经过情感褶皱流淌出来,推至读者的眼前:他们的生活暗流涌动,无奈、绝望、焦虑,过得千疮百孔,看不到价值,但是,有酒在,似乎一切就该得到暂时满足。同样,《土广寸木》上部中的刘长生也喜欢喝酒。这样看来,酒也是一味药,无法药到病除,但为人壮胆、醒脑,赋予人精神层面的自由与开阔。

小说里有段点睛之笔:“宝贵的一点,我们这场酒局的主人公们,都是些称职的废物,在命运面前,完全是听之任之的态度,并没有铤而走险。”所谓“称职的废物”,指向矛盾的生存个体,既守底线,又不体面。所以,在李元信刚过头七的节点上,这个酒局便有了多重的反讽意味。猪肉、花生米、蜜桃臀、露骨脏话,卫东超失踪的父亲、同居女友彭莉,王强相亲的荒诞见闻,李宝酒后失态的场景等,错综交织在一起,又构成某种审美张力。而“金池洗浴中心”可视作整个故事的“引爆点”,代表欲望的燃烧与绽放,现实

【读书笔记】

人性的解锁器



的跌落与无常。他们无法占据生活的高地,被欲望的漩涡所裹挟,精神无处安放,命运走向殊途同归,命运的反噬性不言而喻。

小说里有个高频词:钥匙。钥匙通往人的心灵之门。赵兵让老高不给妻子胡珊家门钥匙,老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她的钥匙在我这里。言外之意凸显情感的密钥,指向两颗灵魂的相契。赵兵始终在“门”外面徘徊,哪怕老高死于芦苇丛中,他也没有机会把胡珊带回家,因为他终究无法进入胡珊的心灵。当然,失意的人并非一无是处,赵兵的“钥匙”是酒,引他精神飞升,抵达自由之境。

同为80后作家,在我看来,魏思考最可贵的地方在于最大化、最贴近的诚实,用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评价萧红《生死场》的观点来讲,“好像未经加工的新鲜素材”。小说靠细节立身,魏思考所编织的细节看似驳杂却十分动人。当下,乡村叙事容易陷入两个极端:要么过度美化(丑化),要么肆意渲染,动辄搬来现代化。《土广寸木》实际上暗含着魏思考的精神重构,对辛留村这个乡土人情社会,也是对乡村小人物的内心世界。重构是为了拨开浓雾,逼近现实的漩涡,看清人心和真相,让被遮蔽的乡村生活场景再现。

值得一说的是,《酒》的开头和结尾,陈华宁跑外卖的场景如电影长镜头般引人入胜,写尽了人性的弱点,字里行间传递出一种文学态度——他写尽了人性之痛,再回头时,却一步一光明,生存罅隙里向上摇曳的微光,也是活着的确据。陈华宁送外卖的高峰时段,辛留村的“酒神”们正聚在王强家喝酒,陈华宁借助“辛留村酒神群”与他们“共享”酒局;反过来看,他们的命运也从陈华宁的奔跑中找寻出口抑或是获得救赎:“摩托车灯照亮前方一小块的明亮,如自己狭隘的人生只能被照到这么一点,希望渺茫。他被黑暗笼罩,无法逃脱。不时有货车呼啸而过。强风使他有些晃动,只好紧紧握住车把。”他紧紧握住车把,也是牢牢握住命运本身的隐喻,给人以无尽的思考与想象。

(本文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□戴永夏

北风送寒,万木霜天,又到赏红叶的大好时节。济南南山的红叶谷中,数千亩红叶凌霜斗寒,艳丽如丹,映红了蜿蜒的沟壑,染赤了绵绵群山。远看,像随风飘浮的彤云;近看,似熊熊燃烧的火焰……此时,置身于这“红云”锦帐之中,身染红了,心熏醉了,怡然自得中顿感心旷神怡,浮想联翩。如此美丽壮观的景象,是上苍赐给济南的无价之宝。它使济南的妩媚融进了火辣,婉约增添了豪放,“杏花春雨”之韵多了些“铁马雄风”的强悍。都说“济南潇洒似江南”,红叶烂漫中,岂不胜江南?

其实,济南的红叶,不只红叶谷有。城南近郊的山上,远远近近,高高低低,也都生长着数量不等的枫桦。一到深秋,风雕霜染,它们会在一夜之间脱掉绿装,尽换朱颜。远远看去,有的连绵成片,像红绸飘展;有的孤身高擎,如火炬冲天。近看,那片片红叶红得明媚,美得娇艳,恰似一张张健康活泼的“童子面”,又如美人羞涩的笑脸……

济南的红叶,美在当今,也美在从前。历史上济南的红叶就很有名,济南人也把赏红叶当作一大盛事。每到深秋枫叶红了时,到南山赏红叶的人便如潮涌,络绎不绝。而赏红叶的最好去处,要数近郊的龙洞、佛峪和千佛山。

龙洞在市区东南十多公里的群山之中。这一带峰峦奇秀,千姿百态,丹崖翠谷,美不胜收。过去每到深秋,锦屏岩一带的丹柿枫桦一片火红,云霞相映,灿烂似锦。这一景象,古人称之为“锦屏春晓”,为著名的“济南八景”之一。明代诗人李湘在《五律一首并序》中写道:“群峭摩天,四壁如削,秋老霜浓,红树蒙翳其上,森森皆自石缝中出,世俗所谓‘锦屏春晓’者也。”清代诗人吴秋渔在《龙洞看红叶》中写得极为传神:“半山药雨蒿支乱,一夜西风抛锦缎。偷得封姨快剪刀,二十四番红不断。有如隋家西苑斗缁彩,雪子打帘春似海。又如大唐天子殿上鸣晴雷,霎时千树万树桃花开。丹者胜丹碧胜碧,杂以紫鞞鞞与黄蜡珀。身游五都目五色,绣女染工都失魂……”

佛峪为四面环山的峪谷,在龙

□童卉欣

作家乔叶的长篇小说《宝水》,讲的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小村庄宝水村的故事。读了书,印象很深的是,宝水村的人管聊天叫“扯云话”。乔叶对“扯云话”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惊艳,我也有同感:多么玄妙又优美的说法啊!谈天的只言片语、家长里短,就像云彩,飘过来又扯过去,没有一片相同,又每片都相似。这些琐碎又闲适的交流,可不就是密密织成了乡村百姓白云苍狗般的日子吗?

闲聊和吃饭、睡觉一样,是人类一种近乎本能的精神需求,完全没有闲聊过的人,大约是不存在的。聊天,在中国各地有各式各样的命名和说法。“唠嗑”是东北话,随着小品的传播,成为妇孺皆知的聊天代名词。四川成都的“摆龙门阵”也为人们熟知。据说“龙门阵”是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一种阵法,后来专指那些变幻多端、曲折复杂的阵势。休闲之城成都,闲时人们都爱搬出长凳,围坐交谈,很像摆一种壮观的“阵势”,于是干脆把闲聊讲故事直接称为“摆龙门阵”。离成都不是很远的重庆,称聊天为“吹垮垮”。重庆方言爱用叠字,显得活泼伶俐:“惊抓抓”

洞之南,这里深秋的红叶也特别惹眼,那满山满谷的树木被朔风一吹,榆柳金黄一片,枫桦如火似丹。而苍松翠柏,浓绿依旧,把满山的红叶衬托得更加艳丽多姿。古人将此景象称作“佛峪红叶”,为“历城八景”之一。清人周学源在《佛峪咏红叶》中写道:“海上黄金阙,人间锦绣屏。临风霞佩举,带玉玉容醒。”诗人用龙官金阙和锦绣彩屏来比喻佛峪红叶满山,用风吹红叶飘带和美女醉后玉容来形容红叶的美姿,可谓形象贴切、生动传神。诗人濮文暹在《佛峪看红叶》一诗中也赞美道:“秋霜胜春风,一夜成吻谷。山气酣于酒,醉痕成大麓。夕阳助乾红,冷露洗零绿。贴地腾野烧,擎空燎烛……”

相比较而言,千佛山的红叶更加多姿多彩。明代诗人边贡在《九日登千佛山寺五首》诗中写有“背领丹枫直,垂岩紫菊肥”的佳句,写的是千佛山北坡,笔直的枫树高擎着红红的火炬,与垂岩上的紫菊相映生辉,展现出红叶的健硕之美;清代诗人潘子震在《登千佛山寺》诗中有“山空雨濯云逾白,树老霜侵叶更丹”的佳句,说千佛山的枫树老而弥坚,霜打叶更红,展现了红叶的奇崛苍劲之美;清代诗人蔡颀在《九日登历下千佛山》一诗中写道:“索居逢九日,山寺一登游。红叶西风晚,黄花细雨秋。”他在九月九日傍晚登山,正逢朔风送寒,秋雨绵绵,红叶黄花笼罩在一片愁雾之中,展现的是红叶的凄婉之美。倒是晚清现实主义大家刘鹗最具慧眼,他在不经意中写出的千佛山红叶,具有永久的魅力:“只见对面千佛山,梵宇僧楼,与那苍松翠柏,高下相间,红的火红,白的雪白,青的靛青,绿的碧绿,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,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,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。”寥寥几笔,却是入木三分,生动地展现了千佛山红叶的壮阔之美。

济南红叶,是“潇洒济南”的一道亮丽风景。它从亘古延续至今,令人倾倒,也发人深思。它似乎在用自己的大美昭示我们,美在创造,也在继承。

(本文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)

是惊讶,“滴滴儿”是一点点儿,“油叽叽”表示多油,“搓夹夹”是搓澡,“飞叉叉”形容很爱玩。“吹垮垮”听起来也很是生动可爱。

湖北人说聊天是“夸天”“夸白”,这和“扯云话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天是广大无边、蕴含一切的,白是万物底色、包容所有,夸天、夸白暗指闲聊可以涵盖天上地下任何主题吧,无事无物不可“夸”,不能“夸”,不愿“夸”。

浙江有的地方管聊天叫“讲大道”,为什么呢,聊天也能讲出大道理,还是在宽阔大道上边走边讲?不得而知。而闽南语里也有个好听的说法——“话仙”,谈世间百态,诉人情冷暖,三五知己,轻松愉快,“话仙话仙”,可不就快活似神仙?

看过《繁花》,晓得了上海人把拉家常叫作“嘎三胡”,这话是不是听着洋里洋气?原来,“嘎三胡”是英语gossip(闲聊)的汉语译法,典型的中西结合“洋泾浜语”。

山西话说闲聊是“倒歇倒歇”,大约是工作劳动之余,大伙儿身体疲惫、神经紧张,这时候能摸个鱼、聊个天,可不就好像“倒下来,歇一阵”那么惬意?

(本文为专栏撰稿人,现供职于湖北省嘉鱼县文联)

【齐鲁风情】

南山红叶醉晚秋

【若有所思】

扯云话